

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

Conference on Chen Yinqu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暨

宋代文化研討會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Song Period

主辦單位

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 香港大學中文系 輔仁大學中文系

召集人

方環海博士 (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

黎活仁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系)

鍾宗憲教授 (輔仁大學中文系)

會議地點

徐州師範大學

日期

2004年1月30日 星期五

會議名稱：「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en Yink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暨
「宋代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Song Period)
主辦單位：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輔仁大學中文系(以確認先後為序)
召集人：方環海教授(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黎活仁博士(香港大學中文系)、鍾宗憲(輔仁
大學中文系)
日期：2004年1月30日(星期五)

「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暨「宋代文化研討會」的籌備過程

有關20世紀中國學術大師的研究，本系列曾經辦過「錢鍾書與20世紀中國學術國際研討會」(2002.10.11-12)，「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是在2002年9月24日開始著手草擬，這是本系列研討會的第十九次，學術大師系列的第二次，原訂於2003年12月5-6日在香港大學召開，可是亞洲地區在四至五月之間有「非典型流行性感冒」，情況極度嚴峻，對外交流全面凍結，生活漸漸恢復原狀之後，經過多方面協調，於2003年10月2日議決改在徐州舉行。在這段期間，香港大學的「Small Project Funding Programme 2003-2004」批准了我的「陳寅恪研究」(A Study of Chen Yin-ke)計畫，正好配合進行，謹在此感謝香港大學相關基金的支持。

會議轉移到徐州的主要原因有三：1).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香港台灣學者可以向所在單位申請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的補助，如是可解決過半的經費，在運籌上至為重要；2). 去年本系列與徐州師範大學合辦過「漢唐文化學術研討會」暨「第4屆盛唐詩的開端和結尾模式國際研討會」(同時舉辦，2003.2.3-4)，召集人之一的方環海教授是本系列的大會智庫，方教授的領袖藝術和成功經驗無疑可以進一步發揮，供國內外參考；3). 這次不再走南京的路線，而是以鄭州為中心，趁機會到龍門石窟、嵩山少林寺、安陽殷墟博物苑和岳飛紀念館等名勝古跡參觀訪問，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與會學者都認為很有意義，積極加以配合，成就了不朽的盛事。

除了與會學者的註冊費之外，我的「宋代文化史研究」(A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2003-2004)計畫得到「香港大學文學院徐朗星基金」(Hsu Long Sing Research Fund)的贊助，可以用以支付部分費用，因此就有聯合舉行的構想，謹在此向「香港大學文學院徐朗星基金」致以萬分謝意！

本次會議以「領先一二百年」概念規劃，詳參拙稿〈怎樣籌辦一個「領先一二百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重點包括論文寫作的基本要求：1). 引單篇論文

籌委會智庫：龔鵬程教授(佛光大學)、鄧昭祺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劉漢初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黃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廖棟樑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梁麗芳教授(加拿大阿伯特大學東亞系)、朱耀偉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歐陽光教授([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郭英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金凌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林理彰教授(Richard John Lynn, 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張高評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李立信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廖國棟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王兆鵬教授(武漢大學中文系)、鍾宗憲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方環海教授(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應鳳凰教授(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李山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德鴻教授(嶺南大學翻譯系)、鄭焯明博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舉行地點：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

30篇; 2). 外語或中譯外語文獻10種; 並透過電子郵件, 組成龐大的「網上講評團」, 以監控論文水準。與會論文發表人以及曾經參加過本系列活動的各地學者, 都積極替我們物色網上的講評人, 實在非常感激:

1.	武漢大學蕭映教授講評團	4位	都參加過網上講評, 其中兩位曾擔任本系列研討會論文發表人
2.	輔仁大學鍾宗憲教授講評團	7位	有兩位第一次網上參加, 林偉淑小姐曾擔任本系列研討會論文發表人
3.	東華大學程克雅教授講評團	5位	有兩位第一次網上參加;
4.	徐州師範大學講評團(趙鎮鎮小姐協調)	5位	有一位第一次網上參加;, 趙鎮鎮小姐曾擔任本系列研討會論文發表人
5.	南台科技大學講評團	1位	王淑蕙老師曾擔任本系列研討會論文發表人
6.	成功大學黃麗娟老師講評團	7位	六位都是第一次參加網上講評
7.	中正大學毛文芳教授講評團	4位	全部都是第一次參加網上講評

在開幕典禮的同時, 大會舉行《漢唐文學與文化研究》(*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Han and Tang Periods*, 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3年6月) 的首發式, 《漢唐文學與文化研究》是去年春節在徐州師範大學舉行「漢唐文化學術研討會」暨「第4屆盛唐詩的開端和結尾模式國際研討會」(同時舉辦, 2003.2.3-4)的結集, 這本新書將會紛送內地和台灣各支援本系列活動的學者, 並在此向各位長期負責協調的老師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國文化研究需要有心人進行高效率的組織、現代化的管理, 提升品質, 然後走向世界, 與各國文明互相輝映, 開創新的局面。《漢唐文學與文化研究》是本系列第一本在內地出版的優質論文集, 內容經過小心編校覆核, 附以大量兩岸三地的網上特約評議, 相信本系列學術領先的規劃, 在內地也會漸漸得到認同, 意義十分重大, 功勞是屬於大家的, 就讓我們一起來分享其中的喜悅和樂趣!

是次會議宣讀論文13篇, 特約評議30多篇(以及作者對這30多篇評議的回應), 「特約評議」的綜合討論若干篇(由與會學者執筆), 此外, 又有大會裁判報告、顧問報告、觀察報告等, 直接參與學者約60餘位, 其中包括大會裁判(輔仁大學中文系鍾宗憲教授)、小組主席、特約評議; 還有負責發表顧問報告、觀察報告的專家學者、負責論文題要等英譯的嶺南大學翻譯系陳德鴻教授、兩位幕後的「匿名評審」, 以上各位不辭苦辛, 為大會效力, 合該在此再三致意!

承徐州師範大學校長徐放鳴教授在百忙之中主持開幕禮, 犁青先生、卡桑女士、鍾宗憲教授、胡可先教授、方環海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至感榮幸, 謹在此再致以萬分謝意!(黎活仁, 大會召集人, 香港大學中文系, 2004年1月15日)

會議名稱：「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en Yinqu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暨
 「宋代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Song Period)
 主辦單位：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輔仁大學中文系(以確認先後為序)
 召集人：方環海教授(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黎活仁博士(香港大學中文系)、鍾宗憲(輔仁
 大學中文系)
 日期：2004年1月30日(星期五)

K244.03/4

目錄

論文題目	頁碼 [右下角]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黎活仁：關於「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暨「宋代文化研討會」的籌備過程	(2頁)
Foreword	
蔡嘉章：〈論北宋的詠柳詞〉	(30頁) CALJZ
Jia-jang TSAI. "On Yongwu Ci-Poetry of the Northern Song"	
程克雅：〈陳寅恪與「漢學」知識系譜〉	(45頁) CHEN.KY
Ke Yo CHENG. "Chen Yinque and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of Sinological Studies"	
陳蔚瑄：〈詩人還是謁客？南宋江湖詩人對自我的呈現〉	(24頁) CHEN.WX
Wei Hsung CHEN. "Poet or Protégé? The Self-Revelations of Southern Song <i>Jianghu</i> Poets"	
戴淑芳：〈八九十年代歐美的蘇東坡研究提要, 1989-2003.2〉	自 DAI.SF
Suk Fong TAI: "A Synopsis of Su Dongbo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胡可先：〈陳寅恪《講義與雜稿》的獨創性及典範意義〉	(41頁) HU.KX
Kexian HU. "Chen Yinque's <i>Lecture and Miscellaneous Notes: Their Uniqueness and Exemplary Significance</i> "	
黃麗娟：〈知識與道德的交會——朱子格物致知論重探〉	(45頁) HUANG.LJ

籌委會智庫：龔鵬程教授(佛光大學)、鄧昭祺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劉漢初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黃耀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廖棟樑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梁麗芳教授(加拿大阿伯特大學東亞系)、朱耀偉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歐陽光教授([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郭英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金凌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林理彰教授(Richard John Lynn, 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張高評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李立信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廖國棟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王鴻臚教授(武漢大學中文系)、鍾宗憲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方環海教授(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應鳳凰教授(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李山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德鴻教授(嶺南大學翻譯系)、鄭焯明博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舉行地點：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

Lijuen HUANG “The Interface of Knowledge and Morality: Re-examining Zhu Xi’s Theory of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黃載言: 〈賈平凹小說〈煙〉的意義與無意義〉	(22頁) HUANG.ZY
Joy Yin Joel WONG. “Meaning and Meaninglessness in Jia Pingwa’s Novel <i>Smoke</i> ”	
黃自鴻: 〈唐宋詞中的「門」〉	(29頁) HUANG.ZH
Chi Hung WONG: “The Door in Poet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黎活仁: 〈蘇東坡作品所見的日常生活: 與陶淵明和白居易的比較研究〉	自 LI.HY
Wood Yan LAI. “Daily Life as Seen in Su Dongpo’s Poetry, as Compared to Poetry by Tao Qian and Bai Juyi”	
劉克敵: 〈陳寅恪研究小史稿〉	(26頁) LIU.KD
Kedi LIU. “Notes towards a Short History of Research on Chen Yinque.”	
毛文芳: 〈閱讀柳如是畫像: 粧影、儒服與道裝〉	(38頁) ZHAO.BB
Wen Fang MAO. “‘Reading’ the Portraits of Liu Rushi: Make-up, Confucian Clothing and Taoist Costume”	
葉瑞蓮: 〈薩伊德的後殖民學說在當代中國〉	(36頁) YE.RL
Sui-lin IP. “Meaning and Meaninglessness in Jia Pingwa’s Novel <i>Smoke</i> ”	
各項報告 1). 顧問報告: 胡可先; 2). 觀察報告: 黃麗娟、蔡嘉章; 4). 網上講評感想: 謝君讚、趙鎮鎮	(2頁) ZZB
Reports	
怎樣籌辦一個「領先一二百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17頁) ZZC
How to Organize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wenty-Third Century?	
參與學者簡介	(10頁) ZZD
Notes on Contributors	

會議名稱：「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en Yink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暨
「宋代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Song Period)
主辦單位：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輔仁大學中文系(以確認先後為序)
召集人：方環海教授(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黎活仁博士(香港大學中文系)、鍾宗憲(輔仁
大學中文系)
日期：2004年1月30日(星期五)

〈論北宋的詠柳詞〉

■ 蔡嘉章

作者簡介：蔡嘉章(Tsai Jia Jang)，男，1975年生，台灣雲林人，現為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文提要：本論文以「宋代詠物詞中的「柳」專題」為論題，主要著眼於詠柳詞的風貌、特色，研究擬從二個方向進行：一則以唐圭璋《全宋詞》為依據，歸納其中詠柳詞，並分析其中的楊柳意象安排；並參考其他時期詠柳文學的作品，以作為論證分析的依據。

關鍵詞：北宋 詠物詞 柳 意象 《全宋詞》

Keywords: Northern Song, *Ci* in Praise of Objects, Willow, Imagery, *Complete Ci-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一、前言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¹！』」又說：「溫柔敦厚，詩教也²。」幾千年下來詩歌遂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六朝以前，中國文學受《詩·序》

¹ 《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Tsai, Jia-jang. "On *Yongwu Ci*-Poetry of the Northern Song."

籌委會智庫：龔鵬程教授(佛光大學)、鄧昭祺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劉漢初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黃耀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廖棟樑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梁麗芳教授(加拿大阿伯特大學東亞系)、朱耀偉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歐陽光教授([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郭英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金凌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林理彰教授(Richard John Lynn, 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張高評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李立信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廖國棟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王兆鵬教授(武漢大學中文系)、鍾宗憲教授(輔仁大學中文系)、方環海教授(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應鳳凰教授(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李山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德鴻教授(嶺南大學翻譯系)、鄭煒明博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舉行地點：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

的影響頗深。《尚書》：「詩言志，歌永言³。」言志抒情的傳統，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流⁴。

中國詠物類文學作品的自覺創作，興起於六朝山水文學出現後，而在唐宋時大放異彩。在唐宋詞當中，運用外在的景物，來表達內心感觸的作品，是很常見的。若要把唐宋的詠物作品所詠的東西做分類，約可分為天象、地理、動物、植物、器物、建築和其他等七類⁵。

在詞中，植物類以詠梅、桃、荷等的作品出現的頻率最高，詠柳的作品也不少。清代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在草木典中，詠柳的詞有六十三闕⁶。《樂府詩集》中，也有不少關於柳⁷的作品⁸。可見柳在詞中的運用，也是很普遍的。我將唐圭璋編的《全宋詞》統計，題目或詞牌名中有柳字的共兩百零九首，內容有柳字的則有二千八百零六首之多。

文學創作中有一種特殊現象，是不論中外文學皆然的：那就是詠物文學。《文心雕龍·明詩篇》：「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物色篇〉：「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之所以能洞鑑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鍾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詠物文學替文學起源論中的感物說(或物感說)下了一個最真、最美的註腳。

那麼，用專題來把詩詞內容做分類探討，是不是也能有一番風味呢？像二十四節氣的詩詞，是很多的了。蘇軾的〈水調歌頭〉，題目為「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是一首中秋節的詞；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⁹，是一首元宵節的詞。在中國的文學作品裡，詠物專題的寫作，常會引起特定的文學意象。如蘇軾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²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³ 《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⁴ 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裏說：「從反映現實的意義而言，情和志是不應有什麼分別的。自從陸機提出『詩緣情而綺靡』之說，『情』和『志』才有分別。」

⁵ 清·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把詠物之題材分爲天象、地理、動物、植物、器用、建築、其他等七類。見清·俞琰輯，《歷代詠物詩選》(台北：廣文，1976年初版)。

⁶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2468-2474。

⁷ 關於柳的作品中，只有少數是詠柳。

⁸ 如〈折楊柳歌辭〉：「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邊。」

⁹ 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關於中秋節的詞，經常會提到明月、酒，及用月的陰晴圓缺來比喻人事的悲歡離合。

漢樂府裡有〈折楊柳歌〉；在〈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寫道：「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在唐李商隱的詩中，以柳為題的詩有十餘首……。既然「楊柳」這種植物被寫進文學裡，是很常見的現象，「楊柳」在文學中是否有特殊意象呢？

「楊柳」一詞出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遠紹〈詩經〉。歷代把楊柳寫進文學作品裡的，更是非常多。如〈全唐詩〉中，提到柳的，就有二千九百餘首。可是卻沒有太多人對楊柳意象作全面性的探討！本文以唐圭璋編的《全宋詞》¹⁰為中心，而以北宋詠物詞中的「柳」作為專題，配合六朝及唐人作品，從中探究「柳」這一科植物，在文學作品中的用法及意象。

詠物詞的定義為何？歷來頗多爭議。以詠物為起興，實際上卻在抒情的算不算詠物？為了避免界限不清，本文採用清·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¹¹對詠物體內涵之看法，而賦予詠柳詞較寬鬆之義界，將詠物之內容，分為兩大類型：一為純詠物象之體物類，一為詠物寄意之興寄類。

1. 純詠柳象—即以客觀寫實之手法，描摹物形、物性、物態、物用為主。

2. 詠柳寄意—即於描寫物情、物貌中融入作者之感情，或詠懷、或自況、或寓理等。

(一) 託柳物抒情：即由物起興，順物情、物狀而引發作者之聯想，將自身情感融入於其中。

(二) 借柳自況：將作者己身境遇與物象相比配，而同寫物、我。

(三) 詠柳寓理：即於詠物之際，因物而產生哲理寓於其中。

筆者本文即以此為義界，來探討《全宋詞》中的詠柳詞。

二、詠物文學與詠柳詞

1. 詠物文學概說

中國詠物文學，其實起源很早。在山水詩的出現之前，中國不是沒有詠物作品，《荀子·賦篇·蠶》¹²本身就是一首詠物賦。荀子以四言韻文的形式、鋪陳寫物的

¹⁰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¹¹ 見清·俞琰輯，《歷代詠物詩選》(台北：廣文，1976年初版)。

¹² 荀子(約周郝王二年—秦始皇九年，即公元前313年-235年)，名況，字卿，趙國郟邑(今山西臨猗、解縣一帶)人。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荀子的賦原有十篇，今存五篇，即〈禮〉、〈知〉、〈雲〉、〈蠶〉、〈箴〉等五篇短賦，收在《荀子》裡，題作〈賦篇〉，其中〈蠶〉為詠物賦之先聲。

手法，以〈賦篇〉托物言志，開詠物寫賦之先河。然而它畢竟沒有擺脫「詩言志」¹³的傳統，所以不列為純粹的詠物作品¹⁴。而且那時也只此一篇作品，詠物不成風氣。

那麼，《楚辭》中是否有詠柳的作品？如果有，便是最早的詠柳作品。檢視屈原¹⁵的〈橘頌〉（見《楚辭·九章·橘頌》¹⁶），儘管有人說它所頌之物不是橘和橘樹，而是柚和柚樹¹⁷，它不就是在詠物嗎？

李南杰、胡超認為：「〈橘頌〉是屈原借物自喻，從『橘』的形象特徵和品質都作了全面細緻的擬人描寫，用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個性人格和抱負的作品¹⁸。」以此，筆者把〈橘頌〉排除在詠物作品之外。

西漢末年，宣帝好辭賦，他效法漢武帝，招致一些辭賦家，圍繞在宮廷裡，創作了一些所謂的宮廷文學。如王褒、劉向、張子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大都為歌頌帝王的田獵、遊樂和宮館而作的大賦，可惜現在大都失傳。此時還有一種詠物小賦大量出現，作品今天也是大都亡佚不存。枚乘的〈柳賦〉是詠物型態，可惜作品已經殘缺不全。而王褒的〈洞簫賦〉¹⁹因被蕭統收錄於《昭明文選》中，而得以保存。因此，〈洞簫賦〉變成了現存最早的純詠物賦。〈洞簫賦〉描寫竹子生長、竹林景色及簫聲感人的力量，算是一首詠簫的作品。只是〈洞簫賦〉偏重於詠「簫」這一樂器，不是偏重在藝術手法的構篇與修辭之上，真正好的詠物作品，要等到山水文學出現以後。

自東漢末年，至隋統一天下的六百年間，南北對峙、長期動亂，兵禍連年，社會動蕩不安，割據勢力擁兵自重，政治上瀰漫著恐怖肅殺。然而中國的文學創作，在此時進入了自覺創作時期。作家們開始自覺地創作文學作品，並對自然景色、山川花草投入熱情與關懷。山水詩寫自然山川，所寫就是物。中國詠物性質的文學創作，在山水詩出現後，才逐漸受到重視。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²⁰。」劉勰此一說法，說明了詠物文學出現的原因，遂成為文學起源論中「感物說」或「物感說」的理論基礎。

¹³ 所謂「詩言志」的傳統，是依據《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來。後人每每以此作為文學的標準，而賦予《詩經》很高的地位。換言之，《詩經》這種「詩言志」的寫作方式，一直被視為文學創作的指導原則。凡是寫作，一定要合乎「詩言志」，才是好作品。六朝人提倡文學自覺創作，主張在詩言志之外，另開體物的寫作方式。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裏說：「從反映現實的意義而言，情和志是不應有什麼分別的。自從陸機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之說，『情』和『志』才有分別。」

¹⁴ 筆者將詠物作品分為二種，請見本文第一章第三節筆者之定義。

¹⁵ 屈原名平，字原，戰國時楚人，是楚國的貴族。約生於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04年)，卒於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按：傳統說法，先有《楚辭》，再有《荀子》。荀子和屈原約生於同時而荀子出生年稍早，本文以此分其先後。

¹⁶ 見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初版)，頁200。

¹⁷ 見李南杰、胡超，〈橘頌所頌是柚不是橘〉，《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91期，2001年8月。

¹⁸ 見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初版)，頁200。

¹⁹ 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台2版)。

²⁰ 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1998年初版3刷)。

山水文學或只是單純詠物，或藉詠物以詠懷，在當時黑暗的政治環境下，許多文人不敢妄發議論，於是詠物成了一種心靈上的寄託，一時作品大量出現，而於唐宋時臻於巔峰。楊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與其他草木一起被廣泛地寫進文學作品中。

2.釋柳

楊、柳其實不是一種植物名，而是楊柳科植物的統稱。「旄、楊、檉、柳」都是楊柳科植物。

《爾雅》曰：「旄，澤柳，生澤中也。」「楊，蒲柳。」「檉，河柳。」《說文》：「楊，薄柳也，從木易聲。」「檉，河柳也，從木聖聲。」「柳，小楊也，從木卯聲也。」

在前人的文學作品中，楊、柳是不分的，而且通常合稱楊柳，不過事實上，楊和柳是兩種不同的植物，只是兩者同屬楊柳科而已。雖然兩者同屬楊柳科，但確實有些許的不同。鄭騫《詞選》引《西溪叢話》曰：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²¹。

儘管楊、柳不同，但因前人不分，我也不打算把兩者分開來談。所以我雖然題目定為北宋詠物詞中的「柳」專題，其實把楊、柳合成楊柳，一起來談的，但不包括「旄、檉」。也就是說：筆者將從字面來探討楊柳特性，而忽略了同是楊柳科的「旄、檉」。

3.宋代以前的詠柳詞

(一)敦煌曲子詞

詞的起源說法不一，或言起於漢魏樂府，或云起於唐代的近體詩，然而較一致的看法是：詞的起源與隋唐以來流行的「燕樂」(宴樂)有關。

曲子詞是唐代流行的雜曲歌詞，後來簡稱為詞，但為了與我們今天用以跟詩或曲對稱的詞有別，我們就把敦煌出土的，叫做曲子詞。敦煌曲子詞的出土，為中國文學史帶來了震撼。然而我們不能因為曲子詞的出土，就把詞的信史自晚唐上推到曲子詞的時代，因為兩者畢竟有別。但是曲子詞中的詠物詞，可以視為宋代詠物詞的先聲。

²¹ 見鄭騫編注，《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8年)，頁50：蘇東坡《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注二。

敦煌發現的曲子詞，其中仍有少數文人的作品，是目前流傳的最早的唐代民間詞，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文字質樸。敦煌曲子詞裏如〈獻忠心〉²²、〈感皇恩〉²³等，反映了國家政治安定、經濟繁榮、邊疆民族紛紛來貢的情況。又如〈阿曹婆〉“本當只言三載歸”²⁴及失調名的“良人去住邊庭”二首，反映了唐人對府兵制的不滿。府兵制在中唐日漸腐敗，而於開元末年時就廢止了，因此這些作品可能是中唐前的作品。敦煌曲子詞中，更多作品反映了戰爭頻仍、邊疆多故的情況、且涉及黃巢起義、敦煌歸義軍保護西疆等歷史事實，可推知是中晚唐的作品。如〈菩薩蠻〉：

敦煌古往出神將，感得諸蕃遙欽仰。效節望龍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懇難申訴。早晚滅狼蕃，一齊拜聖爲。

敦煌曲子詞已是帶有詞牌的長短句和帶曲調名稱的唱詞。它們絕大多數都是無名氏的作品，且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敦煌曲子詞的題材相當廣泛，除了描寫男女愛情的以外，還寫了廣闊地反映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城市生活的面貌，更是寫得深刻。如妓女的淒涼和心願、商人的生活、歌妓的戀情、旅人的流浪，乃至於戰爭的無情、征人思婦的別愁、邊區人民的愛國思想、黃巢起義的事實等的題材，都廣泛地被收錄於《雲謠集》。曲子詞中，不少作品藝術價值頗高，可惜因為國人不懂得珍惜，很多本子都被外國搜去。如今我們想要看這些珍貴的材料，反而得向英國、法國借，或者購買微卷。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載：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匈牙利地理學家史丹因(A.Steine)來至甘肅西部敦煌，向千佛洞道士買去二十四箱寫本與五箱圖書古董。不久法國聞此消息，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亦到中國搜求，買去不少。至我政府聞悉，行文甘肅提取，所得者十九爲佛經，重要資料均已到英、法圖書館中。其後我國學者赴英、法抄錄或照相，此得古籍始得與國人見面²⁵。

王重民先生將所有敦煌民間詞定名爲「敦煌曲子詞」，他在《敦煌曲子詞集》中，收詞161首。高國藩先生說：

敦煌曲子詞的特點有三：一、它是依曲子而唱的歌詞。二、它是依伴舞而唱的歌詞。三、它是依敘事而唱的歌詞²⁶。

²² 見周紹良，《敦煌文學作品選》(台北：里仁，1992年)，頁86。

²³ 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1998年初版3刷)，頁88。

²⁴ 見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古籍，1987年1版1刷)，頁1671-1678。

²⁵ 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灣：筆者，1994年4刷)，頁486-487。

²⁶ 見高國藩，《敦煌俗文化學》(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1版1刷)。

(二)曲子詞中的詠柳詞—民間詠柳詞

既然曲子詞是宋詞的先聲，那麼，曲子詞中有沒有詠物詞呢？答案是有的，而且還有詠柳詞。如〈夢江南〉：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²⁷。恩愛一時間。

作者通過民歌慣用的比興手法，托物寄意，觸景生情。「你看我不就像那曲江水邊的楊柳一樣，只能任人擺佈、攀折，半點不由己嗎？」作者藉柳來比喻自己，語帶雙關，反映了青樓女子的不幸命運。

(三)中晚唐文人作品

唐詩中有個奇特現象：幾乎每個詩人常將筆端指向柳，因此營造出所謂的柳文化或柳意象，底下將另闢一節談述唐詩中的柳文化，在此暫且略過。著名的詩人如白居易的〈隋堤柳〉、〈蘇州柳〉，李商隱的〈贈柳〉，都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例如白居易的〈隋堤柳〉：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應將此柳系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嶺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台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后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白居易、劉禹錫是中唐時期寫詞較多的作家。白居易的詞作，如〈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²⁸？

又劉禹錫〈憶江南〉：

²⁷ 「者人」一作「這人」，今依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及周紹良《敦煌文學作品選》作「者人」。〈參見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古籍，1987年1版1刷），頁321；周紹良，《敦煌文學作品選》（台北：里仁，1992年），頁80。〉

²⁸ 見鄭騫編注，《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8年，頁189。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巴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頻。

作者通過自然景物的烘托來詠懷，算是文人詞中較早的詠物詞。白居易等人的文人詞，依曲拍為句，擺脫了近體詩的束縛，有意的摹仿民間的曲子詞，填詞的風氣已從民間擴大到文人創作。然而唐的文人詞不是筆者要談的重點，但是既然要談詠物詞中的「柳」，還是要對文人詞有一番交代，所以筆者在此僅為文人詞作概述，而不詳談。

本文中將白居易關於柳的作品和詠物詞分開來談。白居易作品中，寫了很多關於柳的詩詞。詩中以〈隋堤柳〉、〈蘇州柳〉為代表，《本事詩》中還收錄了香山詠歌妓樊素、小蠻的〈楊柳枝詩〉兩首²⁹；詞中有〈楊柳枝詞〉四首為代表。

然而要注意的是：〈隋堤柳〉、〈蘇州柳〉其實是白居易借題抒發自己的意見，〈隋堤柳〉是作者藉史事典故來寄寓作者人生教訓。至於〈楊柳枝〉詩詞的概念何來？是否是從漢魏六朝的橫吹曲詞中的〈折楊柳歌〉而來？尚無從得知，因此在此僅提出有此一說，不作定論。但無疑的是：白居易〈折楊柳歌〉這種舊題新唱的手法，元稹等和之，形成所謂新樂府，促成了文人詞的新發展。

白居易寫柳，既不像陶潛有〈五柳先生傳〉記其旨趣志向，復不像柳宗元因以姓柳，故偏愛柳，但這一位作品多產的流行作家，確實寫了很多關於楊柳的詩詞。以下引鄭騫《詞選》的話，介紹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846)，字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徙下邳(今陝西渭南縣)。德宗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河南尹；武宗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僕射，諡曰文。居易為唐詩大家，有長慶集。林大椿校編唐五代詞據本集及諸選本收其詞四十餘首，然大部分皆七絕體，如楊柳枝、浪淘沙之類³⁰。

三、與「柳」相關的習俗、成語與典故

「楊柳」被寫進文學作品中，最早見於《詩經》。《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³¹。」

這兩聯詩句的意思是說：「那天我接到點兵召集，辭別了妳，要去行役時，那楊柳樹還長得很茂盛，柳枝柳條柔和地隨風飄拂搖曳；今天我解甲歸來看妳，沒

²⁹ 《本事詩》曰：「白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乃作〈楊柳枝〉辭以託意曰：『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³⁰ 見鄭騫編注，《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8年，頁189。

³¹ 見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95年14版)，頁347-350。

想到已是楊柳凋零、白雪紛紛的時節啊！」這首詩用「楊柳」點明了去的時候是春天，「白雪紛紛」表示回來的時候已是冬天。但這首詩這只是提到柳而已，還稱不上詠柳的作品。

在漢樂府中，更有以楊柳為曲辭的，如漢橫吹曲辭〈折楊柳歌辭〉五曲、〈折楊柳枝歌〉四曲³²，發展到唐，變成了唐教坊曲名〈楊柳枝〉，後以此為詞牌，如〈章臺柳〉、〈楊柳枝〉、〈柳梢青〉、〈亭前柳〉、〈柳初新〉等。因此可見的「楊柳」這一植物，很早很早以前就被廣泛寫進文學作品裡的。建安七子中，如王粲和劉楨也寫了〈柳賦〉，而在漢魏六朝，形成一股柳意象，影響到唐人寫詩。

唐人寫詩，常將筆端指向柳，許多的柳詩、柳詞，營造出唐代燦爛的柳文化，如賀知章〈詠柳〉：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條。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白居易有〈隋堤柳〉、〈蘇州柳〉，李商隱則有〈贈柳〉等等作品。晚唐、五代花間詞人喜歡用典的風氣，更對詠柳作品有一股推波助瀾的作用。筆者即對關於柳的典故做一番介紹，期望能從中找到一些文學寫作的意象安排：

1.關於「柳」的習俗

(一)灞橋折柳贈別

「折柳贈別」的習俗，起於漢朝。根據《三輔黃圖·卷六》記載：

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³³，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送別。

漢朝有個人在灞橋這個地方，送別他即將到外地發展的朋友。最初，他「折柳送別」，是因為楊柳這一植物頗容易適應環境而存活³⁴。再者，由於柳與「留」諧音，

³² 如梁簡文帝〈折楊柳詩〉曰：「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為相思。」見《樂府詩集》卷二十二。

³³ 楊家駱主編的《三輔黃圖》(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再版，頁49。)以孫星衍本為底本，在「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下注云：「下十一字後人妄加，今削去。」即無「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送別。」十一字，今依陳直《三輔黃圖校証》(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版2刷，頁139。)及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陝西：三秦出版社，1998年1版2刷，頁338)補上。何清谷云：「孫星衍本認為此十一字是後人妄加，故削去。『灞橋折柳贈別』確為唐代風習。」見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頁342注2。

³⁴ 楊柳這種植物的特性是可以用「插枝法」來栽種，而且隨栽即活。故，用「無心插柳柳成蔭」來比喻柳容易適應環境生長，隨手插枝而存活的特性，最是貼切。

我折柳送你，其實是多麼希望你留下來啊！即便留不住你，也祝福你很快的適應新環境。

這個折柳贈別的典故，流傳到長安一帶，一時文人競相援引。有些人還附庸風雅，臨別時一定要折柳相贈，表示我對即將遠行的你的不捨和祝福。久之，遂形成「折柳贈別」的習俗，在唐朝一時蔚為風氣³⁵。現存的漢魏六朝樂府裡，有很多以楊柳為題目的，如〈折楊柳歌〉、〈楊柳歌〉，歌辭中稍稍可見當時送別「折柳相贈」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折柳」不但成爲一種習俗，還和「灞橋贈別」一樣，成爲「離別」的同義複詞。蓋習慣相沿既久，變成風俗。看到灞橋就想到離別，提到離別，有時也會想到灞橋。進一步的發展的結果，「灞橋贈別」每每成爲後人文學創作時，用典所常來的指涉離別的事典了。

以文章中的精句爲例，文學創作時，要通篇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寫得好，那是很少的了。偶或有一兩句寫得凝鍊含蓄，意象深邃，成爲該篇之精句，往往因容易琅琅上口而傳誦千古。謝靈運〈登池上樓〉：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謝靈運這首詩的兩句寫得特別的好，結果每每成爲後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送舍弟〉：「吾家白額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又〈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其一：「隨君云霧迷所爲，夢得池塘生春草。」即沿用了謝靈運的詩句。

清曹雪芹〈紅樓夢〉第十七回裡，有一首黛玉替寶玉寫的〈大觀園題詠〉〈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輕煙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詠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是誰吟出那「池塘生春草」的絕妙佳曲呢？正是謝家的幽夢做得深酣漫長。謝靈運的一句「池塘生春草」，歷代作家競相引爲事典，在作家們的匠心巧運之下，爲文學注入了源源不絕的風貌和樣態。所以折柳贈別的習俗和灞橋贈別的典故，歷代作家用典援引雖多，但，「舊瓶裝新酒」，意境仍有其推陳出新的獨到之處。

³⁵ 見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陝西：三秦出版社，1998年1版2刷），頁342。

(二)射柳

射柳是古人在清明前後舉辦的一項趣味競賽活動，即在距柳樹百步之處，以弓箭射枝上柳葉。這一活動起始於戰國，流行於漢、唐時。射柳的由來，其實是有典故的。《戰國策》載：

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中國古代著名的神箭手，除了后羿外，就是養由基。養由基是戰國楚國大夫，號稱「百步穿楊」，據說他能一箭射穿在百步之外的楊柳葉，而且幾乎到了百發百中、神乎其技的地步。有一次，隨從楚王到郊野外狩獵，看到樹上有一隻老猿猴，楚王命養由基射殺，養由基張弓要射，猿猴望見，知道自己死定了，驚慌失措，悲傷難過，眼淚如下雨一般地留了下來。

後來，有人把射柳葉改成射葫蘆，因為目標較大，一樣掛在百步之外的柳樹上。雖是射葫蘆，仍依舊俗叫做「射柳」。

(三)戴柳、插柳

戴柳、插柳的風俗，據說是為了紀念「教民稼穡」的農事祖師神農氏的³⁶，後來發展變成紀年和祈求長壽。古語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意思是說：如果你在清明節這一天不戴柳的話，青春將不能永駐³⁷。

關於插柳習俗來源的說法，還有另外一種。我國古代寒食節這一天，家家門前有插柳的風俗，這個風俗和晉文公和介之推有關。

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重耳，為了躲避禍害，流亡在外十九年。流亡期間，可說受盡了屈辱。最初跟著他一起出奔的家臣們，許多人陸續散去，另謀前程，只剩下幾個人，一路追隨著他。其中一人叫介之推。

重耳流亡在外，有時困厄，三餐不繼，有一次還餓暈了。介之推為了救重耳，從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塊肉，烤熟拿來送給重耳吃。重耳回國即位後，是為晉文公。他對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賞，唯獨忘了介之推。

有人在晉文公面前為介之推叫屈。晉文公猛然想起，馬上差人去請介之推。差人去了幾趟，介之推不來。晉文公只好親去請。不出。晉文公下令舉火燒山，看能不能逼介之推出來相見。直到大火熄滅，仍不見介之推出來。原來，介之推母子抱著一棵燒焦的柳樹，已經燒死了。晉文公從介之推遺體身後的柳樹洞裡，發現一塊衣襟，上面題了一首血詩曰：

³⁶ 見申士焜、傅美琳，《中國民俗大辭典》(台北：國家，1996年初版1刷)，頁276-280、325-327。

³⁷ 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吳中歲時記》(台北：啓新，1968年)：「婦女結楊柳球戴鬢畔，云紅顏不老。」

割肉奉君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終不見，強似伴君作諫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之時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復清明。

晉文公對介之推之死，非常愧疚。爲了紀念介之推，便下令把放火燒山的這一天定爲寒食節，明定每年這天禁止煙火，不能生火炊食，只能吃寒食。

次年，晉文公登山祭奠，只見墳前那棵老柳樹復長成新綠。祭掃後，晉文公把這天定爲清明節，以紀念介之推，並警惕自己小心執政。

後來，寒食節、清明節成了全國性的節日。每逢寒食，百姓不生火作飯，只吃冷食。每逢清明，人們把柳條編成圈兒戴在頭上，把柳條枝插在房前屋後，以示對介之推的懷念³⁸。

2.用典—關於柳，常用的成語、典故

詞人喜歡用典，受六朝駢文及晚唐五代詞人的影響頗深。而用典的方法有事典和語典。事典就是把前人的事蹟，化用在句子裡。如介之推不言祿、孟母三遷。「語典」就是採用成語或化用別人的語句。

豪放派詞人蘇東坡也喜歡用典。不過他用典每憑印象去用，不翻書去查，因此常常用錯。有人問他某某典故的來源，他一時也答不上來，只好說：「這事兒哪有什麼來源！不過是『想當然耳。』」

用典要注意兩個原則：其一要精當；其二，一篇文章不宜用太多典故。

所謂「精當」就是要精密正確，不能用想「當然耳」的方式。典故該是這麼樣，意思就是怎麼樣。先秦時的外交場合，每每喜歡吟詩以表明自己志向和立場。但是他們所吟的《詩經》上的篇章，則每有「斷章取義」之譏，因此，作學問的立場，用典務在精當。

在一篇文章中，用典不能太多，否則易流於晦澀難懂。南宋詞人辛棄疾喜歡用典，往往在一首詞中，用大量典故，結果反而晦澀難懂，而破壞一首詞的美感³⁹。

由於詞的篇幅、字數有限，加上鍊字上的需要，往往需要用典，以使篇章更含蓄婉約。其實不止是詞，詩歌用典的現象，也是很普遍的。

陳振寰先生的《讀詞常識》，將詞的用典分成「形式」和「形式、內容的結合」。從形式來說，分爲用事、用句、用詞三類；從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來說，分爲明用、暗用、正用、反用等方法⁴⁰。

³⁸ 參見王毓榮注，宗凜著，《荆楚歲時記校注》(台北：文津，1988年)。

³⁹ 如辛棄疾《賀新郎》(賦琵琶)中用了大量典故，文意顯得隱澀。見鄭騫編注，《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8年)，頁114。

⁴⁰ 見陳振寰，《讀詞常識》(台北：萬卷樓，1993年)，頁132。